

[苏]亚·卡赞采夫 著

希望之城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希 望 之 城

〔苏〕 亚·卡赞采夫 著

郑 勤 新 野 译

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A. КАЗАНЦЕВ
КУПОЛ НАДЕЖДЫ

根据《青年近卫军》杂志1980年第3、4、5、6期翻译

封面设计：吴可人

希 望 之 城

〔苏〕亚·卡赞采夫著

郑勤新野译

出版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

发行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南京人民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875 字数 200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

书号 10196·036 定价 0.80元

责任编辑：高楚明

花言巧语，总不能说假成真。
云遮雾障，真理终能放出光辉。

——A.布瓦洛

这是能够办到的。
这是应该办到的。
这是一定会办到的！

目 录

第一章 与饥饿为敌的人	(1)
一、我们急需蛋白质.....	(1)
二、艾丽达.....	(20)
三、援助自然界.....	(42)
第二章 未来生活的模式	(71)
一、急转弯.....	(71)
二、冰中航行	(102)
三、冰洞	(135)
第三章 冰城的忧虑	(182)
一、沸腾	(182)
二、裂缝	(213)
三、磐石	(243)
尾 声	(279)
希望之苍穹	(279)

第一章 与饥饿为敌的人

一、我们急需蛋白质

一条被蛀的公路 这是一条宏伟而秀丽的公路，虽然位于阿尔及利亚，却是由法国人在自己殖民统治的末期修筑的。

米歇尔·萨洛马克教授在接莫斯科来的教授去玫瑰别墅的路上，故意往那里绕了一圈，以便向自己的俄国同行炫耀一番。

然而，这位法国化学家——一位从德国集中营逃生并在那里学会了俄语的抗战参加者——本人却不是这座别墅及其附属种植园的主人。所有这些，都属于他的内亲连涅先生。此人正在想方设法，要把俄国化学家引诱到自己身边。

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时起时伏。

别墅前面，蓬松的花朵正展露娇容。这座平顶、摩尔式向阳建造的楼房十分宽敞，从三面露天的凉台上，都可看到连涅先生的玫瑰种植园。园中种的玫瑰有二百零七种之多！由于连涅先生心中想着巴黎的女人们，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花露水工业，所以，对发表过出色文章、专门论述气味的阿尼西莫夫的到来，自然怀有浓厚的兴趣。他正在出席阿尔及利亚大会，两位教授在等他回来。

黄昏时分，玫瑰开得格外芳香！

阿尼西莫夫与萨洛马克一边等待别墅的主人，一边着沿园中花径漫步，呼吸柔和宜人的馨香。

矮小爱动的法国人讲起话来热情洋溢，还不停地打着手势。

“不，不！对于壮士歌中的人物多勃勒尼雅·尼基季奇——我在集中营中听说过他——那双和善的蓝眼睛来说，对于力量与善良相结合来说，您的目光是太严厉了！我相信，俄国的圣像画家们，就是依照你们先辈中某个壮士的面容来画‘圣容’的。唔，这里的玫瑰可真香啊！”他大声赞叹着，在花丛间踱来踱去。“我敢拿巴黎的林荫道发誓，阿尔及利亚这里的每种玫瑰，都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性！您感到可笑吗？您闻闻这种香味。这是少女型的芳香！您同意不同意？或者说，是一种腼腆羞怯的素香。这对您倒非常合适。也有轻佻放荡、招惹行人的浓香。还有一种，是含情脉脉、温文尔雅的淡香，宛若初恋时的温存爱抚一样。要不要我给您另找一种令人神魂颠倒、头晕目眩的醉人之香？犹如情人见面时那样？”

“您简直是个诗人，教授！”

“应该以诗人的想象来加以美化，”法国人叹了一口气，“既然至今谁也没发表过关于花香的理论。”

“唉，萨洛马克先生。我看，这样的理论暂时还不会有，尽管一些杰出的人曾试图创建这种理论。”

“至于这样吗？连您也不会有？”

“伦琴本人——照他自己说的——之所以成了物理学家，原因却是为了要弄清气味到底是什么。但他一直也没有弄清，尽管发明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爱克斯射线。”

“但假设倒是有的。既然我感觉得到——那就是理解了。”

“是吗？我们的感觉里面，充满了神秘莫测的东西。不久前，我曾与我们科学院的副院长阿勃拉姆·费奥德罗维奇·约瑟夫在一起聊过。”

“噢！约瑟夫！我衷心崇拜他！”

“您想想吧，他象伦琴一样，之所以进入物理学界，也是为了要揭示气味的奥秘。”

“结果却发明了半导体？”

“有半导体，还有其他许多东西。然而并没有揭示出气味的奥秘。”

这时，有三个周身裹白的人向两位学者走来。从蒙脸的面纱看，来者是妇女。在阿尔及利亚，只有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，在一些狭窄的阶梯式的小胡同里，才能遇到这样的行人。

学者们沉默不语，等待陌生人走近。

“跟我们走，”走在最前头的人以粗鲁的男声吩咐说，“现在，你们是人质。”

“如果法国指挥部不交出我们所需要的人，将把你们一起处决掉。”第二个人恶狠狠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但我们与法国指挥部毫无关系。我们是学者！”萨洛马克反驳说。

“你们大概与残忍的连涅也没关系吧？”第三个陌生人从面纱下面发出声音嘶哑的质问。

他们身上，风帽斗篷系得松松垮垮，下面露出了自动步枪。

两个学者耸了耸肩膀，上路了。玫瑰在四周散发着芳

香。在编结成网眼的铁丝网旁边，停着一辆老式“别儒”牌汽车，车牌上的号码已被涂去。

宣布人质被俘的那个人坐到方向盘后面，把胖乎乎的萨洛马克推了一下，让他坐在自己身旁。法国人愤怒的双眼显得特别突凸。另外两个盗贼让阿尼西莫夫坐下后，打算坐在他的两侧。但他的块头那么大（比那两个人中任何一人都高出一头），不管怎样也关不上车门。

“连涅随时都会在这里出现，”萨洛马克脸色阴沉地说，“你们是在拿我们一起冒险，先生。”

“住嘴，异教杂种，小心我敲碎你的秃脑壳！”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大吼一声，开动了汽车。

“你们没有理由粗暴地对待我们，”萨洛马克愤怒地说，“尤其你们不仅抓了我，一个法国学者，而且还抓了一位俄国教授。”

“俄国人？”盗贼怀疑地反问。“俄国人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他是顾问。气味方面的顾问，懂吗？”

“要是不把我们的小伙子交出来，我们就要看看你们两个是怎样散发臭味的。”

萨洛马克讲了下面一席话，来回答他：

“先生们！我习惯于以礼待人。几百年前，阿尔及利亚曾被海盗占领，并在土耳其苏丹的赞同下成立了‘海盗之国’。然而，你们是为阿尔及利亚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，无论对苏丹，对海盗，还是对殖民主义者，都怀有仇恨，你们采取的手段应该有别于他们。我同情你们，作为一名抵抗战士，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你们：我与连涅并不志同道合，他也不会不带武装警卫而行车。我觉得，这是他的‘卡迪莱克’牌汽车从对面朝别墅开来了。”

“加速！”坐在后排的盗贼喊道，并先朝萨洛马克背上捅了一下，好象他会加快老式“别儒”的速度似的。

汽车在坎坷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着，驶向一条宏伟而秀丽的战略公路，这是根据“开发北非”的四年计划，依靠外国的资助修筑的。

也许，连涅的哪个仆人看见盗贼拉走了他的客人，所以“卡迪莱克”只在别墅旁边停留了片刻。

盗贼们发现有人在追赶他们，但不愿丢下自己的俘虏。他们把车开上新公路后，车门半开，尽“别儒”最大的速度奔驰。突然，他们都朝前俯冲了一下。萨洛马克先生的头撞到了车前窗上，开车的人胸脯扑到了方向盘上，哼了一声。阿尼西莫夫和看守他的两个人，都猛地趴到了前排座的靠背上。

马达哼地一声，汽车停了下来，轮子呜呜叫了起来。三个盗贼跳下车，爬到轮子旁边。然后从公路上跑开。

“你们要到哪儿去？”萨洛马克在他们背后喊。

“这是真主的旨意。算你们运气，异教杂种，可恶的妖精把公路咬坏了。”

“怎么竟把公路咬坏了呢？”萨洛马克追问，但盗贼们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阿尼西莫夫环顾四周，透过后车窗，看到一辆“卡迪莱克”牌汽车正在驶近。

“不管怎样，无论他们对真主和妖精说了些什么，他们还算客气——没有在我们离开之前把我们干掉。”萨洛马克教授说着，从车里出来，用手揉了揉额头碰出的小疱。

显然，由于蹲过集中营，并从那里跑掉，使他学会了控制自己。

阿尼西莫夫跟在他的身后。

“怎么回事？他说的咬公路的妖精是什么？”

“猜不透！”萨洛马克回答。“车辙里全是白粉。您看，这些细屑不久前还是沥青呢。”

“噢——噢！”阿尼西莫夫把声音拖得老长。“似乎里面巧妙地混着蜡性粘结物。”

他从车辙里抓起一些白粉，在两个手掌中扬来扬去。

“还真有点琢磨头的！”萨洛马克用手指搅拌着说。

“任何化学反应都可以重复，”阿尼西莫夫说，“倘若在实验室里，那就可以圆满实现。”

“我的实验室愿为您效劳，教授。到巴黎去！到巴黎去吧！”

“卡迪莱克”飞快驶来，但白粉同样把轮子陷了进去，直陷到轮毂，轮子打起空转来。

连涅先生从车里跳了出来。他满面红光，粗矮健壮，腰中紧束一根皮带，胡须上涂着油膏。在他身后，紧跟着身挎自动步枪的五个青年。

“你们都还活着啊，先生们？多幸运啊！”连涅先生惊叹道。

“安然无恙，内兄。谁也没把我们吃掉。但公路就另作别论了。正如一个盗贼说的，它被吃掉了。这些盗贼们真殷勤，把我们带到了这里。”

“你胡扯些什么呀，萨洛马克？柏油马路怎么能被吃掉呢？”

“这话虽说荒诞，却有它的道理。一切都有待弄清。”阿尼西莫夫回答。“为了研究，我们可提出一些实验的假设，其中包括有关沥青的生物腐蚀的假设。”

“您不排除妖精吗？”萨洛马克机灵地反问。

“答案——在实验室里。”阿尼西莫夫满怀信心地说。

林荫道 巴黎城内，大雨倾盆。南来北往的汽车川流不息。过一会儿，阳光透过一团团雨云的缝隙射下，车盖油光发亮，宛如喷了一层新漆，仿佛一面面游动的镜子在闪闪发光。

人行道上，雨伞汇成了巨流，潮涌一般向前滚动。庄重的、黑色的——是男人们的雨伞；五颜六色、令人愉悦的——则是太太们的雨伞。

汽车和撑开的雨伞，好象阅兵时大军的行列一样，正从协和广场向凯旋门行进。

“亲爱的朋友，当我看到巴黎的柏油马路时，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在阿尔及利亚，公路被酵母念珠菌吃了，那使我们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；可在巴黎，那些卑鄙齜齜的波什人*，为什么不象那些单细胞的细菌一样，把这柏油马路吃掉呢？”

“荣誉属于您的实验室，米歇尔，是它判明了：沥青的吞噬者原来是念珠菌。”

“荣誉属于您，我的朋友。还在阿尔及利亚时，您就猜到了这一点。”

“促使我这样想的，是我们那位未交好运的盗贼以及他说的‘饕餮妖精’”。

两位刚从阿尔及利亚来到巴黎的教授，离开协和广场，向凯旋门一家熟悉的小咖啡馆走去。

矮小的法国人把雨伞高高举在手里，以便给自己身材高大的朋友遮雨。

两位学者在咖啡馆的帆布篷下的桌旁坐了下来。

* 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卑称。——译者

映日阵雨已经停止。街上的人群很快变得花团锦簇一般。

“我的朋友，您是否认为，巴黎女人之所以招人喜爱，是因为她们既不用面纱蒙脸，也不用长袍遮脚——不象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女人那样？”

“毋宁说，就象您内兄别墅里的情场一样。”阿尼西莫夫说。

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照这么说，朋友，念珠菌倒成了我俩共有的情妇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曾经使用这种菌的香槟*是怎么说的？”

堂倌以一种流里流气的动作，一骨碌跳了出来。

“您说的是香槟酒吗，先生？”

“我说的是香槟这个地方，朋友。这个名字您的孙子们会反反复复提到的。”

“我还没结婚呢，先生。这更合适，它不影响我喝香槟酒。”

“您提了个好主意，”阿尼西莫夫来劲了。“我们应举起盛着琼浆玉液的大杯，为我们的发现，为不是妖精，而是念珠菌吞噬公路，干杯！”

“我甚至准备干上两大杯，然而为人把酵母念珠菌吃掉而干杯！”

“香槟要冒出来了。”堂倌指了指，然后一溜烟跑了。

“念珠菌！我的朋友，我俩早就不吃母亲的奶汁了，唉，也许人类的一个不幸就在这里。假若直到自己的末日，我们都靠这种养分营养自己，那么，我们就能成为象贞德与多勃勒

* 香槟系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名，也是此地所产名酒香槟酒的名字。——译者

尼雅·尼基季奇那样的英雄人物*了。”

“您是指氨基酸吗？”

“正是。我拿自由的阿尔及利亚起誓，照香槟这个地方的条件，没有一种食品，能比酵母念珠菌更加接近母亲奶汁中所含的氨基酸了，这种氨基酸是人体不可缺少的。”

“妙！为念珠菌干上第一杯！”

香槟酒在精制玻璃杯中泛着泡沫。

“我们是否吃些什么‘蛋白质’呢？”法国人故作郑重地说。

“我宁可吃合成食物。”阿尼西莫夫微微一笑。

“唉，巴黎的妇女们对我俩的密谋暂时还没起疑心，但我可不替她们的多数人担保，尽管她们的同胞巴斯德对这种食品曾有预言。”

“象门捷列夫一样。”

“唔！门捷列夫！他是怎么说的？”

阿尼西莫夫拿出一个日记本来。

“作为一个化学家，我相信，不用通常的栽培，而用水、空气、土壤诸元素的合成，即在一个特殊的工厂里，可能会得到养料……建立的第一批工厂，将利用水、空气、矿物质和光热，来培植象酵母这样的最低级的生物体。”

“好啊！他预见到念珠菌了！噢，多么确切呀，朋友！恰恰就是利用了矿物质——石油，真见鬼！我们拿来把它烧掉了，就象找到‘黑水之光’的穴居人一样。可在我们看来，这是我们子孙后代食物的基础呀！现在该看看巴斯德是怎么说

* 贞德：法国女英雄；多勃勒尼雅·尼基季奇，是俄国传说中的英雄。书中人认为，如果一直靠母乳营养，就可身强力壮，成为力大无穷的英雄人物。

——译者

的了。我也有他的语录。将杯子斟满吧。如果喝得微有醉意，晕晕乎乎，那也不是坏事。未来会使我们更加晕头转向、头昏目眩的！您不想看看十九世纪的化学家所预见的2000年吗？请注意听吧：‘到了那个时候，将既没有牧人，也没有农夫，食品将由化学方法制成。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。’萨洛马克把指关节握得劈啪作响。“他当时就已这么说了。我们现在能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，不仅仅是怎样制造这种食品，而且是**如何为全人类制造出这种食品。**”

“说得好！这就困难得多了。听我再念一段：‘当我们获得廉价的能源时，由碳（从二氧化碳中获得）、氢（从水中获取）与大气中提取出来的氮、氧来制造合成食物，就可能实现了。’”

“说得对！由空气中获得面包。季米里雅采夫曾谈到过这一点。”

“美好的设想。我们的巴斯德发展了这个想法：化学的威力是无穷的！”

“为了化学，干杯！”阿尼西莫夫举起了高脚酒杯。

与饥饿为敌的人 科学院院士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阿尼西莫夫六十寿辰纪念日的前夕，他最亲近的同事尼娜·伊万诺芙娜·奥库涅娃撰写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，登在一家杂志上。她写道：

“这位纤夫的后代，具有非凡的才能。

“还在学生时代，他已被大学教授们看中。毕业后，他被留在捷林斯基本人的教研室里工作。三十年代末，他

通过了论文答辩，并成为化学副博士。

“卫国战争爆发后，这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勇士的后裔志愿去当义勇军。但学校没有放他。战争不仅在前方进行，同时也在后方进行，在那里，要解决国家是否挨饿，拿什么来养活军队这样的问题。当时，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阿尼西莫夫到了列宁格勒，并在那里陷入围困。他一生中又一次看到了濒临饿死的人们。他们每天只能得到一小块面包，却要继续支持一个伟大的城市的生存。

“一小块面包啊！谁也不知道这位年轻学者果敢的想法。他想拯救列宁格勒居民于饥饿，相信如果给配给的一小块面包上加些溶解素赖氨酸，那么，就足以支持这座被围困的城市里人们的健康，因为面包本身含有氨基酸。于是，阿尼西莫夫首先拿自己的身体实验。他拒绝领取有权享用的一份补充食粮，而是服用赖氨酸来检验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但他不忍心看到孩子们一张张消瘦不堪的面孔，不忍心看那一辆辆雪橇，上面装着瘦长的、有时已经拖到地上的那种东西*。于是献出了自己贮备的赖氨酸，使列宁格勒一些少年居民的生命得以维持，可他自己却……

“他自己却处于营养不良的后期，在不省人事的状况下，被沿着一条‘生路’，穿过拉多加湖疏散。

“只是在大后方，才把这位年轻学者护理好了！

“在他心中，饥饿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。他决心用毕生的精力与之斗争。

“在莫斯科，阿尼西莫夫作了一次报告，谈他在列宁

* 此处为死尸之讳言。——译者

格勒时在自己身上进行的实验。根据报告中的这些结论，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。

“但他有更大的抱负。他觉得，为了创造完全合乎标准的食物，仅仅合成二十种氨基酸还是不够的，它们还应该香甜可口，具有人们熟悉的那种味道。于是，他又找科学院院士约瑟夫切磋，后者在其研究工作的青春时代，就已对气味问题入迷了。

“阿尼西莫夫有关气味的论文，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。而在阿尔及利亚学术讨论会期间（当时卫国战争已经结束），由于在连涅先生的玫瑰种植园待过，所以又成了于食品有益的单细胞有机体破坏沥青公路的目击者。

“科学的预见提醒他：研究已处在制造人造食品的门槛上。

“因此，在自己六十寿辰纪念日的今天，德高望重的学者，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未来结束饥荒的食品工业的奠基人之一，可现在，饥饿仍然是人类最凶残的敌人，它能夺去上百万人的生命。

“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精力还很充沛，值此寿诞纪念之际，我祝他——这位与饥饿为敌的人——在自己崇高的事业中取得最大的成就。

化学副博士 尼·伊·奥库涅娃”

寓棚街 被称为“与饥饿为敌的人”的尼古拉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阿尼西莫夫出访阿尔及利亚之后，很快又到了印度。

这是一个由英国人统治的忍饥挨饿的国家。即使英国人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，也使阿尼西莫夫大为震惊。从1800年到1825年期间，在饥荒的二十五年中，这个国家竟有上百万人